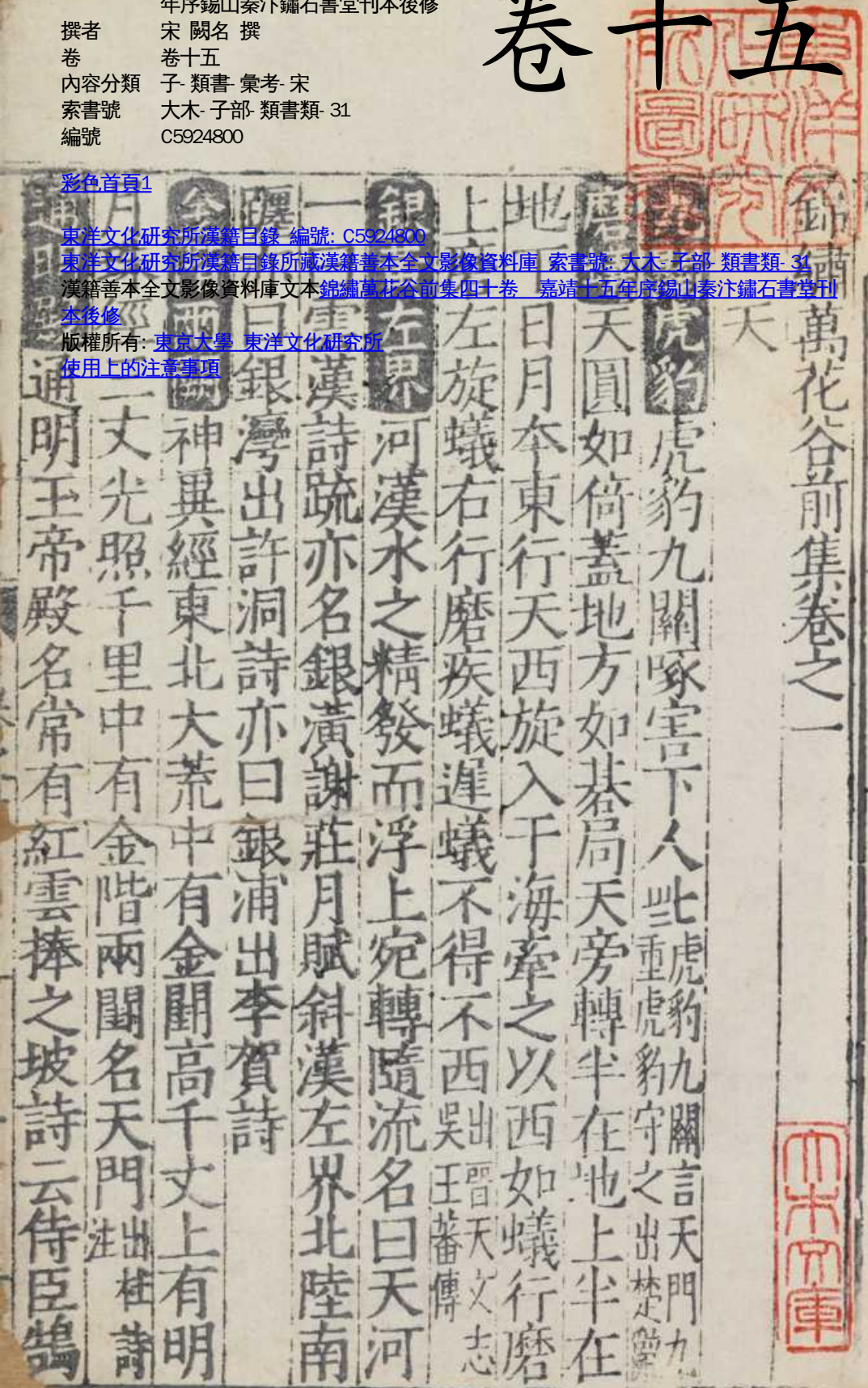
書名　錦繡萬花谷前集四十卷　嘉靖十五年序錫山秦汴鏽石書堂刊本後修
撰者　宋 闕名 撰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大木- 子部- 類書類- 31
編號　C5924800

卷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子部- 類書類- 3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錦繡萬花谷前集四十卷　嘉靖十五年序錫山秦汴鏽石書堂刊本後修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一
天
虎豹
虎豹九關啄害下人此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虎豹守之出楚辭
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
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于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旋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蟻不得不西出晉天文志吳王蕃傳
銀漢左界
河漢水之精發而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云雲漢詩疏亦名銀潢謝莊月賦斜漢左界北陸南躔日銀潢出許洞詩亦曰銀浦出李賀詩
金闕
神異經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千丈上有明月珠光照千里中有金階兩闕名天門出杜詩注
通明
玉帝殿名常有紅雲捧之坡詩云侍臣鵷

將帥

雷霆霹靂 唐長孫無忌父晟討突厥突厥畏晟威聞其弓聲謂爲霹靂靈見其走馬稱爲閃電

累磁石 晉馬隆討西羌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負犀甲無礙賊以爲神

能忍得勝 晉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杨珉問將軍擊賊何以每得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之

以智爲本 魏元忠上封事曰天下之柄二文武而已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文者首詞章不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

河橋之敗士在貧賤皆思立功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
困蒲塞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
延羣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故陰
陽不和按士爲相蠻貊不庭擢校爲將齊段孝玄有言
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是知大將臨
戎以智爲本

兩騎奪攬數萬人 南史周盤龍與魏軍戰子奉叔單馬
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奉
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矟奔魏軍魏人莫不披靡時奉叔
已大殺魏軍得出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奉叔見
其父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榮攬數萬人魏軍
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

龍頭烏 唐烏承玭烏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沉勇
號爲轅門二龍 並本傳

走如飛 北魏將楊大眼驍捷走如飛尚書李冲典選大
眼往求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下官出一技便出
長繩三丈許繫於髮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冲因驚
嘆遂用爲軍主 北史

折衝翁 羊侃入南朝頓兵少府新造兩刃矟成長二
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矟
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捄栰爲折因號此矟
爲折衝矟分紀

無敵將軍 李廣擊胡無部曲行陣頓舍不擊刁斗幕
府省文書然遠斥堠未嘗遇害

長刀 程不識與李廣俱擊胡正部曲行伍擊刀斗治簿至明軍不得休息未嘗遇害然士多樂廣而苦不識

鐵鞭 劉曜僭位隴右陳安叛曜使平先討安安左手奮七尺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戰三交奪其蛇矛安弃馬走斬之隴右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驅馳交馬鐵鞭瑕鞍士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沃無當前

來鐵 唐來瑱爲潁川太守賊來攻手射賊皆應弦而仆賊拜城下目爲來爵鐵勇能跳足寢練行百步持一

五鐵槍 五代梁王彦章驍勇鐵槍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槍末帝用爲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失笑彦章受命而出兩日至滑飲酒半醉起引精兵趨德勝舉鎖燒斷之斬浮橋急擊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避稍拿稍 唐尉遲敬德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稍遂大服

弋段槍 哥舒翰與吐蕃戰特半段槍迎擊所向披靡有奴左車以力聞舒翰用槍追賊擿槍於肩叱之賊顧輸刺其喉騰之高五尺左車斬其首並本傳

蹀血虜庭 太宗踐祚突厥部離叛李靖率勁騎三千由

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大驚靖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走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古未有輩足澡吾渭上之恥矣靖傳

微服度關 狄青征儂智高頓軍崑崙關下翊日將度關晨起諸將侍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日高諸將疑之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相顧驚怛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契食方知青已微服度關矣東軒筆錄

三箭定天山 薛仁貴討契丹九姓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虜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天下可一箭而定 五代安重誨為節度使鎮華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抃由是名振北狄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並本傳

不虞遽 本朝呼延贊以武勇為衛士直長自言受國恩誓不與契丹同生徧刺其體作赤心殺契丹字反其唇內亦刺之鞍轡兵仗皆作其字嘗召善縣者橫劒於膝呼其妻責以受祿無報當縣為字以報不然者斷首舉家號泣以謂婦人黥面非宜願刺臂許之諸子僕妾亦然嘗作破陣刀降魔杵鐵鞭鐵樸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乘雖馬緋抹額慕容延釗之為人自稱小容延釗云

置若弗論將 隋煬帝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良將也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帝者誰也曰惟

所擇弼意自許也

大勝大敗 唐太宗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 並本傳

畫騎五色獅子 齊王敬則夢騎五色獅子明帝即位以敬則爲直閤將軍 齊書

貫九環金帶 隋薛道衡出爲襄州總管高祖謂曰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馬十匹遣之

狄天使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世本農家隸縣爲鄉書手移易稅賦事發遂逃走京師投拱聖營爲兵遷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入中流矢西戎及砦下以至京師之人皆呼爲狄天使七遷涇原路副總管上欲見之詔令入朝會寇逼邊俾圖像以進上觀其儀表曰朕關張也於是有敵萬人之稱 並分紀

榮公第六郎 隋來護兒封榮國公第六子來鑒爲武賁郎將驍勇擊群盜憚之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 隋書

種世衡用間 種世衡守青澗城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幾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

會利以誘虜 曹武穆瑋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引兵去瑋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

言曰牛羊無用不如棄之乾牛羊而師不整還襲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虜近使人請之酋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急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欣然良久又使人諭之曰歇定乃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鉦聲止破虜 狄青在涇原以寡當衆必以奇勝預戒軍中捨弓執短兵令軍中聞鉦聲一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出士卒如其教虜人大笑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大亂相踵踐死並筆談

騎兵破標牌 狄青征儂智高曾公亮聞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青率衆半夜度嶺關逆戰於歸仁鋪縱騎二千出賊後標牌爲馬軍所突皆不能駐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南豐雜記

陰德愈昌 曹彬封冀王事太祖太宗收復四方未嘗枉戮一人其後子孫益熾世爲將相出皇后且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冀王後世愈昌豈非陰德所致分紀

稍上磨墨 梁荀濟曰大丈夫當於楯上磨墨作檄坡詩注

好喚宰相吟詩 景德元年虜犯澶淵眞宗北伐高瓊自扶輦擁衆渡河至浮橋一步高瓊執轡曰好喚宰相吟兩首詩退虜騎盖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好爲詩以

薄此輩故高瓊有此語元城語録

銳頭將軍 杜詩銳頭將軍何來運令我心中苦不足趙頭小而銳

江南縣當公事 曹武惠薑至彬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未嘗殺一無辜諸子皆賢瑋琮璨皆領旌鉞陶弼有詩曰蒐兵四把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實生光獻慈聖太后輔佐仁宗母儀累朝子孫昌盛近世無比既平江南回詣閣入見榜子稱奉敕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涑水記聞

銅梁門鐵遂 虜犯澶淵傅潛堅壁不戰河北支郡或陷或棄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不平時人目三軍爲銅梁門鐵遂也 筆談

牙旗折 成都王穎以陸機爲北大都督穎起兵討長沙王乂機督諸將二十餘萬臨戎以牙旗折列軍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出師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機有異志穎遂大怒機遇害於軍中機臨刑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以爲陸機之冤也

坐無空席 王渾平吳復鎮壽陽吳人新附渾虛懷綏納坐無空席門下不停賓

容十萬衆 蜀先主問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欲云何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

衆至請爲大王吞之衆壯其志並本傳

虎豪虎侯 魏許褚從太祖討馬超其後太祖與超單馬會語惟褚從超欲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罷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癡虎是以超問虎侯也分紀

詔問太驚 唐劉闢據蜀阻兵宰相杜黃裳獨以長武城使高崇文可以成功充節度使討闢時宿將甚衆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即時宣命辰時出師八戰皆捷本傳

不妄殺曹彬 曹彬征金陵垂克忽稱疾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指言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爲誓及克城城中皆按堵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不絕翰之子孫有乞丐者凍氷記聞

青澗城鑿井 种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故寬州興廢壘有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然虜隙無泉鑿地百五十尺至石工徒拱手君曰爾其舀之凡一畚償爾百金過石數重泉果沛發人歡呼復鑿數井墓誌

遺侍姬 种世衡守青澗湖酋蘇慕恩最還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佐酒世衡起入潛窺之慕恩潛與侍姬戲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涑水記聞

三鼓奪命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宜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從軍三夜饗軍校

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三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坐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嵩矣

晉王相公 王武恭公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閭巷遠夷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公奏曰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燕談）

裴曹北項籍 北齊高昂字敖曹其父以其昂藏故名而字之爲高歡將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北史）

詩 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劒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愛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嬌面舞羅衣（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入亂花飛銀鞍紫纏照雲月左顧右盼生光輝○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煙萬里橫戈探虎穴三盃拔劒舞龍泉○虬鬚虯首三千丈擬倩麻姑癢處搔

項羽林郎曾入侍玉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天仗識天香五湖歸去扁舟月六國平來兩鬢霜李白錦衣香重花垂足束玉光寒雪繞腰秣馬暖思秦地草弦弓勁憶鴈門鵰王操淮海維楊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彊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杜耒表順風驚甫露四溟隨劒息波濤手扶北極鴻圖永雲卷長天聖日

高未會漢家青史上韓彭何處有功勞杜光廷四朝憂國
髮如絲龍馬精神海鶴姿天上玉書傳詔夜陣前金印
受降時李鄴上裴度才子却嫌天上桂世危翻作陣前功廉
頗解武文無說謝眺能文武不通雙美盡輸張太守二
南章句六鈞弓杜荀鶴家散萬金酬死士身留一劒答君
恩漁陽老將皆回鹵國書生半在門劉長卿九金神鼎
漸危合圖佯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
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城詠不移
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張巡守黑雲厭城城欲摧甲
光向日金鱗開坐賀胡騎入圍中急鋒連夜過短刀穿虜
陣濺血貂裘涴一來驚轂下愁悶惟欲臥今朝從公獵
稍覺天宇大一雙鐵絲箭未發手先嚇射殺雪毛狐腰
間餘一箇○青綾袖衫曉覩甲紅線勒巾光逶迤秃襟
小袖鵰鶻盤大刀長劒龍蛇插兩軍鼓噪屋瓦動紅塵
白羽紛相亂將軍恩重此身輕笑秉鋒鋩如一插書生
只肯坐帷幄談笑亹端弄生殺叱呼繁鼓催上竿猛士
應憐小兒點試問黃河夜偷渡掠面驚沙寒霎霎何如
大艦日高眠一枕清風過君莫言拔弓當挽强用箭當
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
傷酬將軍昔着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
西極崑崙月窟東薪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

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竄徒
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神骨聳精爽華嶽峯尖見
秋隼星躔寶校金盤陁夜騎天驄超天河攬搶欃惑不
敢動翠薄雲霄相蕩摩吾爲子起歌都護酒闌揷劒肝
膽露鈎陳蒼蒼映玄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
足數杜魏將都城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身名身如
快鶻風火生見賊惟多身始堅花卿歌

儒將

晉羊祜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鈐閣之下
侍衛不過十人也

宋岳飛 杜預爲征南將軍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有左
傳癖

宋岳飛 羊祜都督荆州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
不爲掩襲之計有欲進詭譎之策輒飲以醇酒使不得
言並本傳

武夫無謀 柳公綽爲荆州韓退之與書云獨閣下能出
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率先天
下武夫開其口而奪之氣韓文

驕傲自用 范仲淹領延安閱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
諸將養兵蓄銳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毋以延州
爲意今小范老子胷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
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爲雍也名臣傳

師旅

周初六師 周藝祖初得周兵十三萬又得蜀兵十萬

太宗繼之兵餘三十萬又曾子固集太祖時舉中國才十六萬人平五彊國不知兵之少也

雍熙邊額 雍熙之間天下兵僅三十萬咸平景德以來兵倍之寶元慶曆之間緣邊所屯至七八十萬天下遂以百萬爲額蘇子由書

康軍 皇祐二年詔陝西揀軍及保捷軍年五十以上若不及格者皆免爲民紛然以爲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里必聚爲盜沿邊諸將爭之尤切是時文公執政龐公爲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免凡三萬五千人皆歡呼及其家傳求曰陝西計一歲費七百貫養一保捷是歲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蘇凍冰記聞

後唐戰馬 後唐趙延慶爲樞密使明宗問馬數幾何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嘆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馬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萬足今有馬三萬五千足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五代史

蜜軍 張儀曰秦帶甲百萬餘車千乘騎萬足虎賁之士跿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轉運委輸後踵間三千里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烏獲之與嬰兒垂千劒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

沈括論軍 熙寧北虜將入寇承遣中貴取西河民軍以爲戰備自宰相以下言不便者俱不省時沈括爲記注

一日持筆立御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虜以多馬故勝惟車可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於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車大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也上喜曰無人如此說遂罷 邵氏後錄

後山叢談 韓魏公嘗議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昔者百姓戍邊父子有生離死別之苦漢唐調兵於民杜甫石壕吏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强悍者養之爲兵良民雖稅斂重而終身保骨肉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戾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哉別錄

夢溪筆談 熙寧中賜契丹金繒召二府觀焉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文正公方平獨曰宋與契丹凡幾戰勝召幾何兩府八公皆莫知也公曰宋與契丹戰大小八十一陣惟張齊賢太原之戰纔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談叢

將苑五危 孫子曰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十圍五攻 用兵之說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戰之少則逃之不若則避之是故小敵之堅大敵之

擒也

激水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孫子　孫子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勿遏　用兵之法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迫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待之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孫子

敵辟　敵辟里而莅備者進也辟彊而莅備者進也辟彊而進驅者退也

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

致堅秉瑕　善用兵者不呼傚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傚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管子

暗合孫吳　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出濤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濤傳

定制四夷　唐太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責靖靖曰方中國無事

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欲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君集傳

貪蛇忘尾端拱中虜萃萬餘騎襲威虜軍糧道李繼倫領步騎千人巡徼忽當虜胡虜蔑視不顧繼倫曰貪蛇勇行必忘其尾吾當衝枚掩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舉兵一鏖如拉枯朽鋒人曰黑大王不可當王盡清誅

戰鬭當忘家南史柳元景隨宋孝武入討至新亭據險令軍曰鼓繁氣易衰聞鼓音賊遂大潰本傳

宿飽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韓信傳

魏相曰救亂除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於敵者謂之驕兵驕兵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本傳

以敗爲勝兵

曹公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至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相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追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軍擊勝軍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其後追兵雖精將不敵

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諭傳

風而戰 張彥澤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問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偏將藥元福獨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遁去五代史

單騎破賊 後漢楊璇爲零陵太守有渭賊攻郡縣琥制馬車數十乘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希索於馬尾

一人一騎車車載弓弩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火燒布然馬尾馬驚奔突賊陣弓弩亂發群盜駭奔追斬無數本傳

單兵伏師路 盧光稠據虔州遣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譚金樹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揩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五代史

觀戰者 周韋孝寬與尉遲迥戰于鄴失利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騰藉聲如雷忻乃呼曰賊敗矣軍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通鑑

夷狄

金盧 金國其先本新羅人姓頑顏奔女眞有楊哥大師或曰楊世居女眞之北同江水上服屬於契丹楊哥大師子曰阿骨打有奇相嘗朝於契丹契丹宰相韓欲殺之其主天祚不肯天祚嘗遣使求海東青海東青者鷹鸇之屬最駿者也使者誅求不已汗辱其國女眞不能忍遂反以其地產金故號金國有衆五百騎凡三四戰皆勝然不知兵器契丹大怒盡發精兵二十萬討之大將余都姑爲前鋒余都姑者國語也會國有密謀廢立事敗連及都姑都姑懼遂以衆降金人金人得余都姑兵數萬器械俱備軍於城下而退靖康初又至紹興初又至遂遍天下今六世矣第一世阿骨打名旻年號天輔阿骨打死長子圖

論立年號大會爲第二世破京師固論死太子立年號天眷爲第三世先是楊哥大師次子吳乞買世執國柄第五子名宗亶勇而好殺遂弒天眷而自立年號天德爲第四世宗亶立年其子亮殺其父自立年號正隆紹興末遂犯盟舉兵至泗上虐用其下大將木毒大懷忠弒之於甘露園國人立其子康王 松漠記謝夏錄

赤氣胡滅 隋長孫晟曰臣夜望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如雨下垂按兵書名洒血欲滅匈奴願在今日 本傳

三策 唐劉貺以爲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惠及中國

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燕秦亦築長城後魏築長城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之而高祖亦審量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謂冒頓手弒其父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方更縻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匈奴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于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王荒服猶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貊並御烝毋報子從其汗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容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誠能移其財以養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爲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無策也故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謂其來接以禮遜何者禮遜以交君子非所以接夷狄也譬之蟲豸虺蜴何禮遜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

論曰張說爲相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帝曰待王君奠計之說出謂乾源耀曰君奠好兵以奔利彼入吾

言不用矣後君奠破吐蕃於青海說策其宜敗因上書
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自鬪而不解
立有死者所賴至仁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後爪
州失守君奠死 本傳

【類聚】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濱大海多洲
鳥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以險阻
機毒矢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
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
養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故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 韓送鄭序

【注】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雄溪橫溪酉溪潕溪
辰溪蠻夷所居皆盤瓠之子孫也今雄作熊橫作郎灘

作武皆在辰州界也 杜詩

多故

【箋】頭杜詩旄頭彗紫微無復迫互事金甲相排蕩青衫
一慊悴旄頭胡星也彗埽也言胡星犯帝庭

【大角】【攝提】日月還相鬪君臣屢合圍大角躍兵氣鉤陳
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 杜詩

太平

【休徵】【嘉瑞】周公之時天下之人才皆已舉用莠邪讒佞
之徒皆已除去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
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消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政教化治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淳厚動植之物風雨
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

皆已備至韓退之書

漢元朝史 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之曲詞人解撰滿河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杜詩

國賦

租庸調 唐制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而不役者收庸為絹三尺謂之庸

兩稅法 唐租庸調法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德宗時宰相楊炎遂作兩稅法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被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費九百二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

歲入 唐天寶長慶間兵九十九萬率三戶奉一兵宣宗復河湟天下兩稅摧酒摧鹽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常費少三百餘萬食貨志

歲費 皇祐治平中歲入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郊費一千二百萬治平郊費一千三十萬曾子固集

唐國計簿 唐韋處厚撰太和國計簿王彥威撰古額供軍圖李吉甫首創是法總天下方鎮戶二百四十四萬

比天寶四分減三兵八十三萬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供一兵名曰元和國計簿是韋處厚王彥威倣而爲之

本朝會計錄 丁謂景德中權三司使撰景德會計錄五卷以上後蘇轍亦倣其法爲皇祐會計錄紹興五年通臣亦有是議請自元年上四年爲率名曰紹興會計簿

職官分紀

唐宋歲入 唐東南之米歲運不過二百萬石國朝乃六百萬石唐銅錫銀之冶凡六所而五在江浙歲入十數萬緡國朝則百餘萬緡矣唐之鹽利劉晏增六百萬緡本朝乃二千萬緡矣唐正元中茶利四十萬緡至國朝乃二十五萬緡矣

唐宋歲運 大中祥符二年召近臣觀書龍圖閣上閱和國計圖三司丁謂曰唐自江淮歲運米四千萬至長安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知今府庫充實倉廩盈衍上曰誠賴天地宗廟而國儲多備亦自計臣也謂再拜分紀

不沒職官名 程文簡公琳爲三司使議者患民稅多目如鹽曲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曆中欲除其名併合爲一文簡以謂沒其舊名一時之便也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亦善慮事也

寬財論 天禧三年李士衡爲三司使龍陝西市木募民送木京師如入粟法如售鹽及米綱任民私市以足數民大便真宗以寬財論賜之仁宗即位士衡求罷上與

太后垂簾諭曰先帝常稱卿知錢穀利害以比劉晏宜安其位神道碑

紹興會稽宣和間國家全盛每月支費九十五萬緡紹興三年每月支一百一十萬以紹興初爲率一歲通支一千三百二十餘萬見張孝祥論又中興事實云紹興初劉光世一軍給錢每月十六萬緡米三萬斛又范正輿見管兵除激賞用外每月支用錢二十二萬餘貫

田畝

通鑑綱目十一 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九夫爲井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周制有貢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二夫是爲十中稅一也冬官匠人注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助則九而助一貢則十而貢一通率爲十一也國中十一乃云使自賦是十一之中使自賦之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云通其率以爲十一

同書公田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班固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而失其本旨由是何休范甯趙岐宋均咸以爲然夫言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又云八家

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爲廬舍則別二畝亦入私矣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詩疏

初稅畝用田賦作甸用 周之徹法以私助公而上下兩足及其弊也魯哀公履畝而稅之民倍其出而上亦不足春秋於是書曰初稅畝丘十六井而出三牛一馬因其田賦遍而出是謂賦法及其弊也別其田各爲一賦季孫欲之國老無如之何春秋於是書曰用田賦六十四井而爲甸甸出甲士三人及其弊也丘出一人而甸四人矣春秋於是書曰作丘甲陳了翁錄

獻盈三升 高允仕元魏歷太武問萬幾何先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田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爲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萬斛況天下之廣乎高允傳

國朝墾田 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曾子固文

坐食之人唐其 張孝祥論禹別九州地以頃計者凡二千四百二十萬八千有奇田之墾者凡九百一十萬八千有奇而其不墾者猶千五百萬二千頃也周莊王之世自世子公侯以至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人而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以數計之耕作之人居其中而

坐食之人居其一也

周制 畝百步爲畝杜佑以爲周制百步爲畝畝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奉公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敵故兵彊國富突厥傳

周尺 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以百畝當今百二十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二十二分　周尺之數未詳聞也實按禮記王制周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步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禮記王制二百里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田百四十

戶口

漢唐 前漢戶口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後漢一千六百七萬魏九十四萬千二百萬四千五百宋九十一萬後魏三百三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

國朝 太祖戶口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眞宗八百六萬仁宗一千一百九萬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七萬侯鯖錄

二戶養一兵 唐元和中供稅賦八道戶百四十四萬兵食於官者八十二萬通以二戶養一兵會昌末戶增至

四百九十五萬

食貨志

鑄錢

歲鑄錢百餘萬貫　國初江南平轉運使張齊賢得江南舊承指丁劍盡知信建等州銅鉱處即調發丁夫采之初江南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齊賢初年增十數倍明年得銅八十五萬斤錫六十萬斤因雜爲鉛錫鑄錢三十六萬貫其後信州鉛山出銅無筭錢所市數千萬斤饒州薪炭不能給分池州置永寧監建州置永豐監並歲鑄錢二十萬貫以鉛山銅給之杭州置保興監凡四監歲鑄百餘萬貫楊文公談苑

歲鑄錢三百萬貫　國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至天聖中稍增至歲鑄百餘萬貫慶曆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

歲鑄銅錢六百餘萬貫　沈括筆談

官鑄錢其銅取諸關中唐武德初置監千餘并益桂四州國朝十有六監曰雍曰絳曰鄧曰饒曰池皆因唐舊唐極盛時歲鑄以錢萬計者僅能三之而嶺國朝天聖中已二倍其數熙寧以後則二十倍矣中興以來所存者七監饒之永平池之永豐江之廣鄂韶之永通建之豐國嚴之神泉贛之鑄錢院初鄂有寶泉監崇寧元年廢而置於贛紹興二年江池爲兵衝以永興寓於饒廣德寓於贛於是贛之鼓鑄倍於昔楊舜俞記

銅錢　國初立五監之銅以謹上供歲鑄錢百五十萬緡又立三監之鐵以二當歲鑄鐵錢二十七萬緡銅錢

不入鐵錢界鐵錢不入銅錢界

鐵鑄錢界 張乖崖在蜀以鐵鑄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鑄以三年一界換之雖智者不可改也 湘山野集

榷茶

唐正觀初趙贊興茶稅而張滂繼之長慶初王播又增其數大中裴休立十二條之利 南豐錄

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戶買茶公私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惡茶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只用見法

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二分茶引

景德中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稅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半香藥四分半

歲入二百九萬餘貫 國朝六榷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十三萬餘斤除官本雜費錢外歲入淨錢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餘貫

歲得錢四十萬緡 唐德宗納趙贊議稅天下茶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後罷之貞元八年張滂奏出茶州縣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穆宗即位王播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大中初裴休著修私鬻法三犯皆三百斤論死郡旅茶雖入少皆犯天下稅茶增倍 食貨志

八床主人 馬殷爲湖南節度使民得自摘山收茗等募戶置邸閣居茗號八床主人歲等數十萬用遂足 本傳

起桑弘羊 榷酤之法起於桑弘羊而詳於王莽之魯正罷於魏起陳文罷於隋之開皇復於唐之乾元代宗行於廣德一切禁之穆宗行於正元則置肆酤之法罷於憲宗復盛於昭宗國朝可程能之奏而榷酤始行王城之中則征其蘗不征其市閭蜀之地取其稅不禁其私四方郡國則有常禁

榷錢百五十萬貫 唐初無酒禁肅宗以食方屈禁京城酤酒廣德二年置肆酒解收錢三千私釀者論其罪貞元二年置肆以酤者計錢百五十凡天下榷酤錢百五十六萬緡食貨志

歲入一千五百餘萬貫 宣和元年淮南榷鹽歲一千四五萬貫兩浙歲入七八萬貫兩路每歲通入不下二四五百萬餘貫解州不與焉張孝祥論

天下之賦鹽居其半 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足用於上鹽法輕重之宜歲得錢百餘萬貫至大曆末六百餘萬貫天下之利鹽居半矣唐食貨志

不可弛茶鹽禁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范文正公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爾於商賈未甚爲害也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議遂寢聖談

罷河北榷鹽 河朔地鹵民刮鹵煎鹽不買而足周世宗嘗榷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苦之藝祖征河東

還父老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搉法藝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已及仁宗朝王拱辰君貺爲三司使復議搉法未定張方平安道繼之具本末以奏不宜復搉仁宗驚曰朕不知也卿爲朕撰數句語朕將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時賈魏公守北都聖語至即刻石于府園騎山樓瓌木亭上魏人以此深德賈公龍川志

父子

宗懷問安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武王亦一飯文王再飯武王亦再飯文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至寢門問內豎曰安否何如豎曰安文王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其有不安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

南山橋梓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笞之二子乃問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何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實而俯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尚書大傳

曾參殺瓜 曾晳令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晳怒擊其首